



黃鶯修著

遊踪寄語

遊踪寄語

著修篤黃

• 1954 •

踪寄語

著者 黃 篤 修

出版人 黃 篤 修

香港文咸東街五十一號

總經售 大公書局

香港德輔道中一五四號

定價 精裝 四元
平裝 每本港幣 二元

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月初版

一〇〇〇〇冊

序「遊踪寄語」

馬鑑

篤修伉儷以三個半月的旅行，作業務的考察，由星加坡而菲律賓，而美國各大城市，在旅行的途中，凡所經歷，每日都作筆記，一一記錄下來，名爲遊踪寄語，他們遊罷歸來，篤修要我爲他的日記作序，我看這日記中，真是無話不說，無事不記，最有趣的是他們都在中途入了醫院，動了手術，長途跋涉，同來領累病牀的滋味，真難得而又湊巧，對於考察，亦可說是無微不至了，至其文筆，信手拈來，不拘體例，尤令讀者感覺興趣。

日記中所寫，善善惡惡，都有見到之處，議論亦頗平允，美國在近年以來，對於科學，連醫學在內，實有驚人的進步，芝加哥的屠獸場，早已爲大家所稱道，不足爲奇了，印地安那州嘉利城的美國鋼鐵廠，其規模之偉大，實是美國近百年來工業發展最顯著的例證，其他如紐約南部柏得新市的大陸製罐廠，以最快的速度，最高的效率，可以使它的出品供給全國百分之八十的用途，尤其令人驚奇的是電掣管理的房屋，科學進步，人類的生活方式也要改變了，這全靠美國人的努力，美國人的財富，所以有這樣的成功，篤修在日記處處留意美國科學的發展，是極有見地的。

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，當然一切政策，都要國會議決，但是人多口雜，却有好多不能避免的缺點，美國物力雄厚，浪費是一種自然的現象，五磅重的報紙還是偶然的事情，就以美國人看報的習慣來說，多數是看過就隨便拋棄，弄得報紙滿街飛揚，若是一個香港收買佬看見，不知作何感想，再有，美國人遇事好問，有時令人笑不出來，有時令人答不出來，實在太幼稚了，但這是美國人天真的地方，却也未可厚非。

我們最關心的華僑生活，日記中言之尤詳，自菲律賓至紐約，經太平洋而新大陸，其中不少精幹的企業家，優越的科學家，他們在國際上也為祖國爭得不少光榮，至於從前勞動階級以堂為單位而引起令人憎惡的堂鬥的組織，現時已不存在，而有各姓宗親會代之而興，雖然未能脫離宗法社會的老套，而在一切行動上已經進步多了，我所注意的是劉、關、張、趙、黃等姓都有很大的宗親會，可見三國演義這部小說的魔力極大，比之聖經賢傳，有過之無不及，還有，桃園結義，人物齊全，而五虎大將之中，馬氏後裔尚未有組織，以至五虎零落，實是一件憾事。

一九五四年七月五日馬鑑序於香港寓廬之老學齋

『旅行不一定爲着增廣智識，也不一定想積集經驗；所謂智識和經驗，我們不難從專門家那兒去找來。我們在旅行中所獲得的，乃是發現了「自己」。我們在日常平凡生活中，營營擾擾地過着日子，實在沒有審視真正的自我的機會。只有在旅行中，我們才能從世間一切形式中解放出來，接近真實的自我。我們會豁然眼睛一開，看見內心最秘奧的姿態呢！』——鶴見祐輔：隨感隨想。

去年冬天起，我一直在讀黃篤修先生的「遊踪寄語」。黃先生的遊踪，從新嘉坡到了馬尼拉，又橫渡太平洋，從檀香山到了美國，周歷了美國各大城市。他所看到的，乃是韓戰初停，火藥味依然瀰漫着的新大陸。我最注意黃先生的一段話：『美國雖爲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，而透視其政治內容，也有許多一團糟之處。國家問題，國際局勢，時時被用作爲政爭的工具，是非曲直，弄得天翻地覆，局外人每每被兩黨的辯論所愚，對於本然已經是撲朔迷離之局，更糊里糊塗，無所適從了。普通美國人，對於其他地方常識，比我們還差。以此情形而要領導世界，時時把好好的一些事，弄得更不可收拾，弱小民族，寧不可哀！』這不獨表示東方人士的一種覺解，也正對東方人士的當頭棒喝！

本來，二次世界大戰以前，領導世界的國際路線，以及遠東問題的決策，乃是敦倫而非華盛頓。誠如重光葵所說的：『英國，是最保守而又最進步的國家，像英國那樣的國家，一旦樹立了政策，就要澈底的照着方針去實行到底。』今日的美國，恰正相反，表面是最進步的國家，實際上却是最保守的；處於領導世界外交政策的地位，却一直衝動得很，既沒有固定的方針，更沒有實行到底的毅力與決心。黃先生所見的，便是這一類使弱小民族短氣，發「寧不可哀」的嘆息的事實呢！美國的大法官陶格拉斯，他從遠東旅行回去，發見了東方民族的自覺趨向；他認為遠東的不安情緒的來源，並非來自莫斯科，而是西方國家對東方民族的不了解。而今讀了黃先生的寄語，更可以明白由於華盛頓人士的糊塗，增加了西方國家的煩惱，同時也增加了遠東人士的不安。古代希臘神廟中，有一句「你當自知」的話；不獨個人應當如此，一個國家，一個民族，也應當如此。我們聽了黃先生的嘆息，總覺得美國人士，還缺少了一份「自知之明」。處於國際領導地位，而不能撐舵把帆，這樣的航程真是十分危險的！

當代歷史學家魯濱遜氏(Robinson)說：「人」，這種動物，就是因為能思索的原故，才和其他動物有別，而造成了今日的人文史的。但是這種思考的能力，乃是我們不間斷地努力的結果所獲得的；假使我們拋棄了這種能力，也就變成了渾渾噩噩的動物了。所謂「思想」，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

的那麼簡單。我們的腦子，並不是一天到晚在思維着的，只不過夢一般地模糊地追尋幻覺罷了。那忽顯忽滅無可捉摸的幻想，是恍惚迷離地在腦海中迴旋的。鶴見祐輔說：『人間像這樣想出來的思想，是在怎麼的機緣呢？說起來，則一個是我們有決斷的必要，不由得不想的時候；一個是感受外界的刺激，而想出的時候罷！那深刻巨大的刺激，是旅行。旅行中，我們爲觸目的山川草木所刺激，由碰面的人物事件而感動，若在旅行都激發不出靈機悟性，則我們底人生，着實落寞空虛，一無益處了。而且見識不單獨發生，我們真正的見識，多從比較上發生的。我們以這事物和那事物比較時，始獲得精確的知識，進一步，則產生自己一家的見識來了。那最容易比較的，是旅行外國而碰遇了外人的時候』。似乎這一段話，正是黃先生的寄語的註解，從「寄語」中，我們觸處可以獲得新的覺解呢！

平生最愛讀遊記。我覺得這種實地考察，親見親聞的記載，比較牆壁虛造，無病呻吟的文章好得多。一來，赴外地旅行的人，心理上早就有所準備，什麼東西他應該細心研究，什麼東西他必須向人家學習。因為事先經過準備的階段，所以參觀時，宛若畫龍點睛，頭頭是道；平時想法解決而又不能解決的問題，一下子就解決了。二來，新到一個地方，或重經舊遊之地，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新刺激，這些新刺激很可能啓發想像力，而想像力是一切學問，一切事業的泉源。

但是，閱讀一部好遊記，固然是人生快事，要撰述一部好遊記，却難若登天。一個人往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去遊歷，可看的東西實在太多，除非他在事業上已經有相當成就，在學術和技術上已經有相當素養，走馬看花地到外國去跑一頓，難免有「如入寶山空手回」的感覺。

同學黃篤修先生，生於廈門，求學於嶺南、燕京、菲律賓，二十年來運用他的豐富的現代知識，優秀的組織能力，從事實業的經營。他把本來有些基礎的淘化大同公司發揚光大起來，使事業蒸蒸日上。由廈門，到香港、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曼谷，……差不多有華僑足跡的地方都能夠見到淘化的產品。這種驚人的能耐，連外國的實業家也另眼相看。

然而黃先生志不在小，他絕不以目前的成就便心滿意足。反之，他要精益求精，天天努力改良

。他在百忙中，總要找機會到外國去實地考察，吸取人家的菁華，補充自己的不足。因此，他沿途考察各地著名的罐頭食品公司，從製造的方法到銷售的技術，從內部的組織到職工的待遇，沒有一件事情不博訪周詢。最難得的是，他能欣賞美國工業的特長，也能看出美國社會的毛病。一有心得，便振筆直書，讓一般讀者也可以共享他所考察的成果。

普通和黃先生接觸的人，只佩服他的辦事能力的高明，不知道他除學有專長外，對於中國的新舊文學也下過苦功。他可以不假思索地引用中國的舊詩詞，他也可以毫不費力地暢所欲言。在商場中，他也許要煞費苦心從事攻守的戰畧；在行文上，他却隨時流露着率直的態度，幽默的筆調。他不常做文，但他的文字的暢達，實在超過一般咬文嚼字的名士。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自得之」，這本「遊記」剛好是個例子。

四、

李微塵

我讀了黃篤修先生的「遊踪寄語」，首先就覺得他所紀述的美洲華僑社會，至今還保存着濃厚的人情味。這在今日是罕見的，因此，他這篇遊記，讀來就令人覺得彷彿在今日的人間，還多多少少賸餘着一些人情的溫暖。

此外，我覺得黃先生對一般美國的老百姓，也有相當深度的觀察。美國的老百姓，在一般說來，可以說是很天真的，這是一個青年民族應有的現象。但他們的天真，我總覺得是淳樸的，可愛的，不同於他們的一些官僚和政客。他們的許多官僚和政客本來也是同樣的天真的，但却不甘於以他們的本來面目示人，而故意裝上尊嚴的面具，這一來，倒令人看來有些不大自然了。

美國今日的毛病就出在這裡。如果他們的要人能夠脫下他們的面具，稍爲虛心，也許西歐的人們還能夠衷誠的和他們和諧相處，亞洲的人們也許還可能對他們懷着一些敬意，而使他們領導世界的工作，獲得比較順利的推行。但可惜，有了領導世界的形勢，而不懂得怎樣運用領導世界的技巧，這不單是美國的不幸，也是這一時代的悲哀。

黃先生在旅中，紀述他日常所見聞，和他的一些感想，文筆尤特別輕鬆，敘事也特別的有趣，照理，他應當是宜於從事文藝生活的。但好在他善於擇業，不然，他恐怕就不一定有機會和暇逸的心情來寫「遊踪寄語」了。

四月廿三日

五、

陸海安

黃篤修先生去年年底從星架坡到美國去，途經菲律賓，檀香山等地，寫下日記，把每天行踪所至，所見所聞寫下來，連載於香港華僑日報。今夏，彙集起來，出版單行本，我雖不才，願綴數言，以爲介紹。

黃先生是今日海外最著名的實業家，已無庸多說了，他所以有今日的成就，因素繁多，惟觀察眼光之尖銳，必爲重要條件之一，可以斷言。讀此將及七萬言的遊記後，更足以証明。

其中一個例子，就是菲律賓華僑問題，黃先生所記下的一番話，道出其癥結，簡單明晰，比之洋洋萬言的分析文章，令人讀之頭痛而仍不知其所云何事者實勝過多多也。在菲島排華問題嚴重，而有關當局仍無善法應付之今日，讀了此一冊「遊踪寄語」，更使人感慨無既。

古語說得好，「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」，若是無機會以行萬里路，最佳之辦法，當爲讀會行萬里路者的筆記，此所以「遊踪寄語」特別的值得推薦。

由於黃先生並不是寫稿爲生，他的寫作技巧，當然比不上職業作家，但却自有他的更大好處：（一）他沒有雕琢，只老老實實把見聞的影象反映出來，因此，讀者可以藉此接觸到真實的景象，不像讀職業作家的文章，只讀到職業作家所要讀者知道的景象。（二）他沒有偏見，一個愛國的純粹實業家，他以華僑的觀點來看遊踪所至而接觸到的問題，絕對客觀的把這一切問題再反映到我們的眼中，等於是：讀者們隨同黃先生到東南亞以至美國走了一趟，我們是用不着花什麼代價，也無

旅途勞頓之苦呢。(三)由於他自己就是一個華僑，華僑今天所處的境地的描述，用不着多所修飾，筆鋒下自然帶有親切的感情，說得娓娓動人，如話家常，一點也不使讀者感到煩瑣可厭，我拿在手，就一口氣讀完它，不願中途停頓。

他隱隱的指出了今天華僑有土化的趨勢，這一代以後的華僑，爲了適應環境，恐怕非與當地社會同化不可了，尤其是在美國的華僑青年，都有終老是鄉的打算，落地生根，恐怕不易再有人會願意像當年他的三哥，林可勝，伍連德，劉瑞恒諸先生那樣一腔熱血，同時拼着擲頭顱以救國救民的！這該然是四十年來國事蠅蟬，太創傷華僑天真純潔心靈之故，是國家對不起華僑，並非華僑對不起國家；但這一趨勢，却大堪注意，稱爲危機，亦非過份渲染呢！

由於他此行留在美國的時間較長，本書大部份也是描述美國情形的，他道出了：(一)美國人生活緊張，從朝到晚，忙個不了，美國人實在是勤勞的在工作，並非如有些人所想像中的，他們是舒服的在享受；(二)美國今天已進入緊張的備戰狀態中，從異樣的氣氛中，這位觀察敏銳的作者嗅到火藥氣味。

年來海外出版的事業雖漸蓬勃，但像這一類有價值而有趣味的遊記，還不多見，謹向國人推薦。

遊踪寄語爲摯友黃篤修先生所撰之遊記，茲將付梨棗，索序於予，忝在交末，弗敢以不文辭。古語云：行萬里路，勝讀萬卷書，予友既讀萬卷書，今復行萬里路，兩者得而兼之，允乎其文章經濟，兩俱當行；識見閱歷，超人一等也。

予友嘗言：香港華資工業雖已粗具規模，然一與歐美較，則有大巫小巫之別，渺不足道矣。將有一日乘長風破萬里浪，環遊世界各工業發達國家，實地考察，採英擷華，藉資借鏡，以促香港華資工業之進展，是吾願也。餘音猶在，予友不僅已畢世界一週之遊，而此行遊記亦將付梓，行見將以此行觀感所得，足爲華資工業人士之楷模，則華資工業前途，將有一日千里之進展。苟未來香港華資工業能與歐美先進諸邦分庭抗禮，則予友推動之功殊偉。

予友志在斯，故遊踪寄語所記，凡所經各地之山川形勢，風土文物，以其生花妙筆，寫來歷歷如繪，巨細罔遺，使讀者得臥遊之樂。當初稿刊諸報端，讀者莫不爭快先覩，惟君之目光如炬，志不僅以文雄也。故遊踪所至，對工業實況，莫不博訪周咨，冀得攻錯之方。設人皆能如此，則香港工業前途無量矣。

其次，吾國僑胞旅居海外，逾一千三百萬，其黽勉刻苦，非人所及，用能稍有所成。然間有囿於陋習短見，輒遭人輕視。或以利害衝突，時被排擠。故僑胞之有今日，胥出諸自我奮鬥；予友於此行見聞所及，感慨萬千，洵語重心長，發人深省也。

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星島日報

· 代序 ·

美國觀感

黃篤修

——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在香港半島酒店記者招待會中報告——

鄙人此次為淘化大同公司港星二廠採辦機器及改良出品問題，數月前自星洲飛美，沿途停留岷里拉、檀香山。在美國三個多月間，大部份時間居留於著名好萊塢所在地之羅安琪市及紐約，在芝加哥、華盛頓、奈加拉瀑布及舊金山以及三數重要工業城市，亦曾逗留些時，在紐約度感恩節，在羅省過聖誕及除夕，耳聞目睹頗多感想，旅行期間時間急迫，對於任務以外的問題，無法加以精密研究，就平日接觸所知，總結三個月觀察如后：

美國自二次大戰之後，風雲際會，一躍而成爲西方民主國家最強盛之領袖，五年前，鄙人因參加英工展及加拿大國際商品展覽會之便，遍遊北美各大名城。五年後，舊地重遊，深覺一切情形均繼續在進步發展之中，尤以西部加利福尼亞省之工業商務，五年後有極顯著之擴展，當日到紐約時，聯合國大廈方開始在建築中，此次再度來此，世界議會日常之活動，已成爲紐約市民必談新聞之一，五大洲各色人種代表，不同語言，衣着風俗，國體已溶於紐約市民之內。

四年前曾遍遊美國各大城市，時值大戰結束，一般人尚醉心於他們勝利的光榮，加上了各地飽受戰禍，生產事業停頓，美國挾其強大生產力量，將一切出品儘量推銷，數年之間，美貨充斥全球每一角落，農、工、商人享受着未曾有的繁榮。遂使普通一般民衆，生出了一種自大自喜態度，美國的什麼都是「世界第一」。美國生活是「最好的生活」。所以結果成爲一種不可避免的輕視他人的不健康心理。韓戰發生，對方只憑赤手空拳，打得自稱最機械化的美軍落花流水，於是引起了民衆的注意。此次再來，深覺一切的改變與不同，韓戰使他們睜開了眼睛，覺悟這什麼都是世界第一的想法，並不十分可靠，美國式的生活，未必適合世界其他各地，歧視有色人種，時時結果自己吃虧；此次旅行各地，沒有遇到什麼不愉快的事，尼克遜副總統此次遠方訪問回來，特別提起一個故事，說他在旅行某國時，遇着一位政治家，對於美國攻擊甚烈，推究原因，此君數年前曾赴美遊歷，因爲他膚色不同，有一次在公共汽車上被請坐在後面，使他極爲憤怒，自此仇恨美人，而影響及他整個政治思想與活動。另一位先生亦是某一國裡政要，爲著名親美人，因他與夫人旅行美國

時，在地底火車中，有一位美國人起立讓位與其夫人，以此為例，尼克遜副總統警告其國人說：「他們每一個人的行動，對於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前途是如何有重大的關係」，他說：這種種族歧視惡習，危害美國甚於奸細間諜，由此一篇說話，可見種族歧視在美國是何等的普遍。韓戰使美國獲得一個很難得的反省機會，幫助他們從自高自大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的危險心理中，救了出來，對於他們整個社會思想之影響，極為重大！

四年前旅行中，很少遇着有子女的夫婦。個人主義發展到使普通美國人極為自私，只知自己物質享受，多數人玩玩女朋友，不願結婚，結婚了不願生子，有子女的小心避孕，甚少有有三個子女以上之家庭，有錢使花，多數人抱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的心理，和我國人民克勤克儉，一切為後代子孫設想儉勤不同。此次再來，社會情形突然改變，旅途中時時遇着抱男帶女的少年夫婦，政府社會及普通人們對於兒童的教育，保護及前途忽然極為注意。有一天，艾森豪總統答記者問關於兒童犯罪問題，他說：我並不知道有什麼兒童犯罪問題，我只曉得一種不負責教養的父母問題，表明這種家庭思想之改變。

此外民眾生活亦較知顧慮將來，據某銀行家云：數年來全國國民存款額時在增進之中，而一般商店營業收入，反見退縮，足見人民已知積蓄財產，以防不景來臨，唐人街一般餐館營業，就是在這心理下衰退了許多！

有一個情形使我最不解者，是大部份美國人對於東方情形，極不明瞭，旅行中時有人問我們星加坡是不是香港的一部份？香港是不是中國所管轄？這種情形發生於一個已成爲領袖的國家，對於整個世界的大局，實是一種很不健康的現象。

此次足跡遍經舊金山、芝加哥、羅安琪、紐約、華盛頓各重要城市，耳聞目觸深感美國上下備戰之積極，如大小城鎮均不斷在避彈演習，學校機關幾成日常功課之一，惟大部份民意，極不願戰事到來，照本人觀察，認為這備戰行動，防患成份爲多。最近艾森豪總統在聯合國關於國際公開管理原子彈之演說，深得各方之好評，共和民主兩黨政要贊成者居多，艾氏演說完畢，蘇聯代表亦拍掌表示稱許，四強會議成功成份甚大，民意趨歸，無人敢公開主張作戰。聖誕節日，艾氏在白宮門口舉行儀式，點燃聖誕樹時發表談話謂：此聖誕爲數年來最堪慶賀，因在歡樂時不必掛慮子姪在沙場賣命，對於再度戰爭極力表示避免之意，此點情形足使我人相信此另一次毀滅人類大戰或可避免也！某政論家對於最近國際局面，曾概括三語，頗合我意。渠謂：目下美國能戰而不願戰，蘇聯能戰而不必戰，英法則竭力避戰。四強如此，戰事無從發生，茲列此語，爲關心國際時局人士報告，諒必爲諸君所樂聞者也！

九月廿二日 離星前夕

一九四九年夏天，筆者因參加英倫及北美各地展覽會，曾作世界一週之環遊。旅行期間，爲着消磨在飛機上及旅館裡一些無聊獨處時刻，曾斷斷續續地寫些零零碎碎的遊記，一時高興抄寄一部份發表於香港華僑日報，目的在使一些關心的親友們知道我的「正當」的行踪，同時當着寄給老婆的私函。大概是因爲我的敘述和小可平時說話的壞習慣一樣，時喜無原無故加上一些不三不四的笑話，想不到頗受一般友人們歡迎。記得當時在萬隆途中，適逢清明佳節，在寄與老妻的日記，曾戲說一句「寄語吾妻，此中無誘惑，請你安心過清明」的話。事過數月，回港後有時遇着朋友，還有引此語向我譏笑。令我最奇怪的，是在回香港後許久，有一天偶過飛機場，路上邂逅工商署糧食統制官鄧德蔭君夫婦，鄧君拉着我的手說：你的旅行日記寫得很有趣，爲什麼報紙登載到美國後便停了？連我們當日以道德文章，目不邪視的名譽董事林子達伯，亦曾問我何不續登下去？一時頗感受寵若驚，竟想放下扁挑，不做「醬油師傅」了，學人家執執筆管，做做作家，看看如何。

此次再度遠行，有老妻隨伴，雖然減少了獨身漢的自在，而却可省掉許多時間寫寄萬里家書。臨行前日，接香港來函說：有些報界友人，希望我在旅行中寫些觀感寄給他們看看。我想旅行中總免不了有些等車候船的無聊時刻，寫點東西以留紀念，同時也使香港，星洲關心我們的親友，知道